

画地为牢

白刃在喉
/ 著

愿你坐拥天下
高堂软枕再无后顾之忧
我如空桑
至死相爱不相守

帝后强强联手

一个在朝堂之上 / 一个在后宫之中

谱出一部独特的 “入狱”以及 “越狱”记！

他已经画地为牢
也愿“越狱”而出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画地为牢

白刃在喉 / 著
BAIRENZAIHOU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画地为牢 / 白刃在喉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399-6660-1

I. ①画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8642 号

书 名	画地为牢
作 者	白刃在喉
选题策划	飞魔幻工作室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易文娟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装帧设计	粉粉猫 陈 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	260 千字
印 张	20
版 次	2013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6660-1
定 价	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兰陵长歌

八喜 / 著
BAXI
WORKS

内容简介：

将星云集的南北朝，无数颗灿烂的流星划过那片混战不休民不聊生的大地。高长恭本该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却因为生母身份不明，疼爱他的父王高澄被刺，迟迟无法实现自己的一腔抱负，偶然间拾获的一张远古鬼面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出身微贱的卖花姑娘可儿，眉间有一点和兰陵王的生母一样的胭脂记，还拥有能够解读他人梦境的神奇能力。她无意中与少年的兰陵王邂逅，随后被与高氏有灭族之仇的神秘人物段长卿收养，抚养成人后又被迫往北齐成为敌国北周的间谍。北周武帝宇文邕与可儿两小无猜，只是碍于身份迟迟没有对她表白，直到可儿决定完成师父的重托，出发前往北齐，才幡然醒悟，却只能眼望着可儿投入兰陵王的怀抱。兰陵王还将她的名字改为自己母亲的名字“岚烟”……

多年前 / 他对神秘少女一见钟情
多年后 / 他遭遇史上最强情敌

情同父女的师父多年相伴
两小无猜的竹马步步为营
高长恭 VS 宇文邕 + 段长卿
能否抱得美人归？

媲美热映电视剧
《兰陵王》的
旷世悲歌



定价：
25.00 元
上市日期：年底

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在乎的人 / 你若是背叛我 / 只怕你我都活不下去。

目录

CONTENTS

终于明白秦颜的打算，骆尘哀声道：“我没有工夫再救你一次，对你亦不想再救。”

秦颜漫不经心地笑道：“我是秦鸿被人害，我是秦颜便害人，一报还一报，有什么不好。”

第二卷 庙堂之高

093

老将军脸色微变，迟疑半天才低道：“你对他，是否动了真心？”

秦颜怔了怔，目中飞快闪过一丝迷茫，随即转为清明，她点头道：“或许。”

第一卷 出世入宫

001



目录

CONTENTS

秦颜从未见过李绩露出这般懵懂茫然的神情，心口霎时绞痛起来，面上仍是强笑道：

“愿你坐拥天下，高堂软枕，再无后顾之忧。”

语滞，秦颜微一颌首，目光灼灼道：“珍重。”

第四卷 画地为牢

275

“毕竟夫妻一场，又何必如此拘礼。”秦颜见李绩浑身颤抖，以为是他不适应所以紧张，便好心安抚道，“我只是脱下你的衣服，你不必紧张。”

李绩被气得一时无言，不由得捏紧指节怒笑道：“你的目的仅仅于此吗？”

见想法已被看穿，秦颜目光一动，竟现出几分冷酷来，她突然出手扣住李绩的下巴，捏紧，眼眉微挑笑道：“今日要了这龙袍，不如由我来做皇帝如何？”

第三卷 江湖之远

183



第一卷 出世入宫

H U A D I W E I L A O

老将军脸色微变，迟疑半天才低道：“你对他，是否动了真心？”

秦颜怔了怔，目中飞快闪过一丝迷茫，随即转为清明，她点头道：“或许。”





狂风呼啸，永安城中轻尘拔地而起，在天地间竖起一层渺茫苍色，街道上来往的行人纷纷举袖掩尘。

空中零星飘来几片白色，一些随风翻卷飞远，一些被吹落在地，如枯败的落叶，哗啦作响，细看之下才发觉是几枚纸钱。百姓静静地驻足观望，随着一声雄壮清亮的高喊，城门缓缓而开，发出古旧庄重的开阖声，更多的纸钱随着城门的开启被风灌入，一时间天地苍茫，满目萧瑟，唯独那声大喝越显得清晰入耳。

“开城门……”

余音未绝，城门终于大开，现出长列的军马仪阵，将士手执大旗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街道上有人自发地避让，慢慢地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，百姓纷纷避开正街站在两旁为军阵开路，军队入关后缓缓行进，人群默然无声，前面的仪仗过后，现出被深色军旗覆盖的漆黑棺木，旗上有白色隶书，字迹苍虬，是一个“秦”字。

大兴朝的将军回来了……

军阵前行，仪仗手中的锦旗随着狂风翻滚飞扬，猎猎作响，漫长的布帛在这天地间如同招魂的幡，一声一声催人心魂。

军马终于入城，行在前端的仪仗旗帜一振，分开立于街侧，抬棺的将士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一步一步往定国府而去。

棺木不过送出一半，前方突然有急促的马蹄声响起，等到近了，才见领头的是一身穿将服的古稀老人，满头斑白却气势沉稳精炼，他在抬棺的队列前翻身下马，走向棺木时，脚下微一踉跄，才现出老者该有的垂暮之态。

送棺的兵士见了他，小心地沉下棺木，低头叩见，齐呼：“参见定国将军。”

他挥了挥手示意大家起身，推开欲搀扶他的将士，也不作声，上前几步，青筋漫布的双手拨去棺木上的纸钱，见了覆盖在上面的锦旗，眼神微微露出一丝痛楚，神态更显得苍老。

漫天飞白，他拍了棺木三下，轻声道：“鸿儿，为父来接你了。”

见者无不恻然。

半晌，他才起身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朝军队众人道：“男儿生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，能够护得一方安宁，成荫于后人，乃一个将领毕生的荣耀，这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，此行多谢众将士悉心护送我儿回乡，秦某感激不尽。”

他抬头抱拳，行了一个军礼，神态庄重，只有满头斑白如雪，映着漆黑的棺木，说不出的苍凉萧索。

将士知他一生忠勇护国，为先帝拼下万里江山，老来得子，骁勇善战，战场上纵横无匹，护得这河山昌盛，没想到一门忠烈，到头来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感叹之余也不禁惋惜天妒英才。

秦老将军此刻已经回头，双手一撑马鞍，翻身坐定，他缰绳一振，人马先行为行军开路。

又是一声大喝，棺木复起，往定国府而去。

身后是静立在风中目送棺木离去的人群，空中依旧是漫天飞沙白纸，仿佛所有的金戈铁马，纵横沙场都如同这苍茫天地间的一点屏障，风停后，终究会归于虚无。

宣景八年三月，北疆战役告捷，追封秦鸿为骠骑大将军，以国礼相葬。



日朗风清，护城河畔杨柳低垂，临于碧水之上，映出宛若女子般的身姿，清风徐来，柳絮漫天飞扬，落于河水之中，荡开层层涟漪。

永安城外，一辆马车渐渐驶近，到了城门口，守卫喝了一声：“停车下马。”

马夫见只有两个士兵前来盘查，一勒缰绳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其中一个士兵上前例行检查，走近些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馨香从车内溢出，不等开口，就见到一名少女掀开车帘的一角，探出头来，模样清丽恬然，见来了人，微微一笑，柔声道：“两位军爷，我们这是要回城，小姐生了病，不好见风，请多包涵。”

士兵见她举止得宜，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却称车内的人为小姐，不禁微觉诧异，便偷空向她掀起的一角看了过去，只看见一白色人影，侧卧于车内铺好的软榻上，她身形单薄，被裹在一身狐裘之中，只露出小半张脸来，像是察觉出有人在看她，也只是微微侧了下脸，并没有转过来，包在狐裘里的头发却顺着滑落出来，逶迤在身下，青丝如墨，显得她脸色越发苍白。

现在已是春深，她还裹着一身狐裘，已经有些不正常，再见她的脸色，士兵已经信了八分。只是看她一身狐裘，毛色纯粹，不是寻常富人家能够穿得起，一名士兵便随口问道：“是哪家小姐？省亲还是回城？”

马车前的少女闻言微笑答道：“城南西巷秦家，这次是回城。”说罢，亮出了一块腰牌，上面黑底白字，用隶书刻着一个“秦”字。

士兵先是一怔，想到这城南居住的人家非富即贵，这姓秦的也只有定国府这一户人家，再看了一眼腰牌便已经确定。这才记起秦府确实有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二小姐，毕竟前有其父后有其兄，皆是声名在外，且从前就听说这秦二小姐自小体弱多病，被养在方外，自然无人问津。

他先前是服役于秦鸿手下，敬佩秦氏一门的忠义，问明了缘由，神色也恭敬了些，便拱手道：“打扰了，请进城。”

那少女点了点头，道了声谢，吩咐马夫继续赶路。

士兵目送马车渐渐远去，半晌才收回目光，对身旁的同伴道：“可惜了，老将军一生戎马，到头来却无子可送终，只有这女儿尚可承欢膝下，却是个病根子。”

另一人也是一声叹息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惊道：“我前几日见宫里下了告示，说是下月要迎娶秦老将军的女儿秦颜为后，莫不是说的这秦二小姐？”

“秦老将军还有几个女儿，这次回来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吧，唉——”他长叹一

声，不再说话。

两人一致回头，看着马车渐渐消失在视线里，相对默然。

入了城，马夫驾了车往城南去，那少女推开帘子往回看了看，随口道：“到底是少将军带过的手下，进退得当，只是怎未见到城卫，该不是玩忽职守吧……”

半天无人应她，少女正觉得无趣，车内有人沙哑着声音唤了一声：“饮烟。”

被唤作饮烟的少女连忙放下车帘，回头正见秦颜支起身子，便想去扶她，秦颜轻轻摇头，帽檐顺着动作滑落，露出的满头青丝顺着衣料倾泻而下，铺散在软榻上。她抬起头，双瞳如墨，眼光一触即过，于是低头以手掩唇，轻咳了两下，才开口道：“先去管竹居，我要带一壶好酒回去。”

饮烟面色浮现几分伤怀，她怎会不知道，少将军每次大捷回来，总要去管竹居痛饮一场，如今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。

不忍心拂了她的意，饮烟吩咐了马夫掉头去管竹居，待买好酒，秦颜当即拍开，酒香扑鼻，她却止不住咳了起来，于是将酒放到一边，示意可以起程了。

马车行了没多久便停住了，马夫在车外大声道：“前面好像出了事，咱们的马车看来一时过不去。”

饮烟闻言，揭开帘子看了看，果然不远处人声鼎沸，围观的百姓将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。没过多久，去盘查的车夫回来禀告说是有人驾了车仗直闯城门，不顾盘查还伤了守城的士兵，此刻正被城卫拦了要查。这时也不知是谁痛呼了一声，饮烟就见一穿着家丁服模样的人被大力抛出了人群外，人群顿时散开了一个口子，让她将圈内的情形看得更清楚。

一名身着锦服的年轻公子站在马车上，相貌堂堂，却面色狠厉，居高临下地拿着鞭子喝令下人，在他身后车帘紧闭，也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。饮烟心里顿时有了底，毕竟是身在官宦之家，懂得一些典仪，数了下马匹，于是皱着眉头道：“看车驾该是朝中重臣的仪仗，也不知是哪家的黄毛小儿仗势欺人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只见那年轻公子仿佛被惹恼了动手向前挥去一鞭，有人急喝一声：“散开！”

人群急散间，只见一名身着蓝衣的人徒手接了长鞭，微一使力，将那公子拽下了马车，那公子就势滚了一圈，锦衣上黏了不少灰尘，僵持间眼神阴狠地看向对方，冷声道：“你一个小城卫，竟敢以下犯上，真欺我杨家无人？”

那蓝衣人执鞭的左手一震，放开长鞭，年轻公子被震得退了几步，正要再打，却见他右手抛出一柄长剑，剑身半出，阻住了对方的身形。

他身姿挺拔，面容清俊，语气不卑不亢，淡声道：“沈某只知道在其位，谋其

事，小小城卫亦有他职之所属。朝中并无你这般年纪的大员，且不说你年纪轻轻私驾车仗，就凭你入城不服管制，纵马伤人，我都该拿下你，按律处置！”

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，年轻公子一时也无从反驳，仗着人多，他大喝道：“我乃大将军杨延辉之子杨溢，你敢拿我？”

回答他的却是蓝衣人的一声冷喝：“拿下！”

饮烟看那蓝衣人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年，却沉稳有度，莫名地有了好感，但听那年轻公子报出来历后，满腔的钦佩顿时化为了担忧，不禁朝车内道：“可惜了这般风骨和身手，又怎么能斗得过杨延辉。”

“过刚易折。”秦颜微微摇头，对车夫吩咐道，“我们过去。”

车夫大惊，饮烟怔了片刻后便明白了秦颜的意思，不等车夫回神，瞅准了那杨溢的家丁被打落这边的空隙，用力朝马臀上一拍，马匹受了惊，仰起前蹄朝前方狂奔，本来还在争斗的众人见突然冲来一辆马车，纷纷仓皇退避，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车仗，饮烟恍惚中看到前面那车帘因为来势微掀，影绰出青色衣袍的一角，还未看清，突然冲出的蓝衣人迅速地跃上她们的马车，强拉缰绳，那马长嘶一声，堪在车仗前停稳。

不等杨溢发怒，一声清喝先声夺人：“谁敢惊了定国府的车驾！”

那杨溢先听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，一愣，再听到是定国府的人，只能强压下怒火，一时间不能发作。

这时饮烟从车上跳下，脸色惊惶，仿佛心有余悸，杨溢正要上前自报家门，她却指着他大斥道：“你可知这车中是何人？胆敢纵仆闹事，惊了定国府的车驾，有胆的报上名来，定要拿你问罪！”

那杨溢原本要说的话被饮烟最后一句生生堵住，不管车中是谁，定国府的人毕竟不能轻易得罪，自报家门反倒成了挑衅，只得咬牙道：“无故惊了姑娘车驾，还请见谅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车内传来几声沙哑的咳嗽，接着车帘被人掀开一角，饮烟见状忙做出惶恐的神色，伸手去扶秦颜下车，众人最先看到的是一头青丝如瀑，顺着躬身出车的动作垂落在身侧，那密不透风裹着狐裘的身躯仿佛不堪重力，倚靠着饮烟一步步地踏下马车。

蓝衣人早已下了马，立在一侧，正在想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形，却被秦颜蓦然抬起的双眸惊了一跳，那两点漆黑直直看来，如墨似染，反倒让他忽略了她的样貌。

秦颜轻咳了声道：“承蒙公子相救，请留下姓名，秦颜改日定当登门道谢。”

“秦颜”这名字方出，杨溢目光一紧，立刻醒悟到面前的女子不久后将是一国

之母，心说这回闯了大祸，面上虽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想着如何息事宁人。

蓝衣人听了秦颜的话，只是拱手微微一笑，摇头表示并不在意，却见她一直盯着自己，眼神似漆，似是执意地等着什么，只好答道：“在下沈楸。”

秦颜点点头，作势要上马车，饮烟这时却惊呼一声：“小姐，你衣服上沾的是什么？”

众人顺着她的话看去，只见秦颜雪白的衣摆下竟沾上了几点艳红，是方才斗殴时沾上的血迹。

杨溢脑中一轰，知道众目睽睽不好推脱，便不给沈楸申明的机会，快步上前道：“在下的马车刚才受了惊，一时不查，伤了过路的百姓，杨某自当负起全责，定会给伤者一个交代，也请姑娘允许在下护送回府，以弥已过。”

饮烟暗暗冷哼一声，秦颜却微微笑道：“不必了，你也是无心之失，且有心补救，这样便好。”

杨溢见她没有一点官家大小姐该有的架子，语气和善，如此轻易地便将他心急之下编造的托词全盘接受，悬起的心总算放下。

秦颜转身上上了马车，刚一撩帘子，见沈楸望着杨溢似乎另有打算，便借着开帘的动作轻声道：“能屈勿折，青山常在。”

声音刚好让沈楸听得清楚，他一怔，望着秦颜渐渐露出惊诧的神色，但见她已经进了车，挡在前面的车驾早已经被杨溢一声令下撤开，车夫喝了一声“驾”，车轮滚动声中，渐渐行远。

沈楸这才收回心神，心中一时百转千回，再回神时，杨溢正朝这边看了一眼，眼神愤恨，沈楸以为他要发难，不想那杨溢竟然没有发作，只是命人驾着车马离去。

他一时惊奇，握剑的手松了又紧，抓或不抓？终于想起方才秦颜说的一番话，他并不是不懂，只是违背了他多年的处事原则，却让人无法反驳，又从杨溢的态度想出了个中的缘由，沈楸终于长叹一声，带着士兵离去。



饮烟双手端着托盘，踏过九曲回桥，远远瞧见院中红杏树下的石凳上侧坐着一人，满头青丝依旧，却是一身大红衣衫，那艳丽的杏花在这身衣衫下也似被摄去了三分颜色。

“阿颜！”

这声呼唤，令树下之人抬起头来，恰一阵清风微荡，残杏如雪纷落，铺了树下

一地，那人鲜妍的衣衫随风飞荡开，如火如荼。

“人未到，声已至，何事让你如此急切？”秦颜抬手拂去衣衫上的落花，没有初见那般病弱，气色仿佛好上许多，原来她已精心上了妆容，眉不似柳，一点青黛盈盈入鬓，眼尾上挑，唇上淬了粉色的胭脂，极淡，却并未被身上的衣衫压下，只是那两点漆墨却因为五官的描画，再也没有那般凌厉的幽黑。

“我听父亲说已将沈骰调到手下任事，这回便不怕杨溢挟私报复了。”

“嗯。”秦颜看了看饮烟难掩关切的脸，失笑道，“谋定而后知，知止而有德，不懂进退，空有一腔热诚不足以成气候，小小城卫，无绝对权势，若他执意为伤者讨个公道，只怕会伤人伤己了。”

饮烟却有些不开心了，忍不住替沈骰辩解道：“不是人人都如杨溢般只懂得仗势欺人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秦颜意味深长道，“替我转告他，愿他日后出人头地，切莫忘初衷。”

饮烟神色一顿，扭头道：“这种事请父亲代为转告便可。”

秦颜也不接话，只是看着她手上覆着红帕的托盘道：“这是？”

饮烟这才想起手上还举着东西，于是将托盘放在石桌上，待揭去帕子，天下女子梦寐以求的殊荣便呈现在秦颜面前，九龙四风冠，点翠凤，配珍珠翠云十二钿，大红翟衣，上面绣着繁复的金云龙纹，配饰琳琅，尊贵至极。

饮烟目光暗淡道：“这是少府寺派人送来婚典所用的冠服。”

秦颜这才惊觉自己将要嫁做人妻了，望着眼前华丽的衣饰，摇头笑道：“我从未想过会这样出现在他面前。”

饮烟见她伤神，没有接话，只是默默看着秦颜拿起凤冠，随手拉扯了几下，上面的珍珠垂饰蓦然散开落了一地。饮烟低呼了一声，立马蹲下身子抢着拾捡，只是珠子乱蹦，一时间弄得手忙脚乱。

“这般重，可比父亲的铁盔更让人坐立难安。”秦颜镇定自如地将凤冠端端正正摆好，神情肃然道，“一不小心，脖子就拧了。”

“是啊，可即便如此沉重也经不起您纤手轻弄。”饮烟暗暗翻了个白眼，她真怀疑这是否跟当日闹市上的衣衫染血一样是故意而为，只得无奈道，“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，但大婚在即，不要乱说胡话。”

“他不会真心待我。”

饮烟闻言一怔，手上的动作也停住了，抬头望着秦颜，见她神色兀定，嘴角含笑，看不出一点伤心的神色，只是单纯地向人证明她所言不假。

饮烟眼神一黯，低下头，许久才喃喃道：“将军自然明白皇上的用意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将军为国巩固了两朝江山，皇上又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？只是可惜了秦门的一片忠心，不过，就凭这般，皇上也不会亏待小姐的。”

秦颜只是看了她一眼，并不接话，突然道：“这几日我见父亲一直深夜不能眠，我知道他是觉得有愧于我，君纲臣道，与人无尤，我只拜托你一事。”

饮烟知道她一向不轻易托事，听她这样说，心中有些不安。秦颜握住她的手安抚道：“我只希望你今后能替我承欢膝下，毕竟多年来我也不曾一心陪伴在爹身边，让他颐养天年。”

饮烟听她这样淡淡地说着，却只有自己能明白其中的酸楚，眼眶一热，不禁落下泪来，本来想随她入宫，好好陪在她身边，但知道只要她开了口自己就无法拒绝，于是点头道：“你总是这样，早就看透了很多事情，不过也好，观棋不语，总能让自已明哲保身的，但愿日后你能岁月静好，永世安康。”

秦颜笑道：“饮烟你不明白，身在红尘，其中你我又怎能免俗。”

“我说不过你，但愿你记得这世上总还有人牵挂着你，不要令他们忧心。”

秦颜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还有欠下的人情不曾还，当然要过得很好才可以。”

饮烟深知她恩怨分明的脾性，当下偏头一笑，戏道：“好啊，那你要记得，我替你照顾老将军，欠着我这个大人情，有朝一日我要亲自向你讨还的。”

秦颜闻言，不急不缓地盯着她看了片刻，才慢声道：“有妹妹是这样跟姐姐谈条件的吗？”

饮烟似乎已经习惯了她的反复无常，眼都不抬地补上：“事情是你拜托的，有求于人，阿颜你的记性怎么一下子就退步这么多？”

秦颜微笑道：“方才是我有事相商，此时另当别论。”

饮烟闻言胸闷，眼前的人此时拈袖微笑，端的是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，偏偏说出的话能气死个人，于是不再理她，继续捻着珠子。先前因为断珠引起的介怀也被气闷冲淡，她想，能这般让人生气的人，定然会让自己过得很好很舒适。

五月初八行册封礼为吉。

司礼监高声尚仪，秦颜透过被微风卷起的红帕一角朝承天台望去，长而陡的石阶尽头，他的夫君李绩一身玄衣冠冕矗立在高台之上，本就看不清的面容被隐匿在十二旒珠帘下，不露声色，高处风大，吹得他宽大的衣衫错落飞扬，那道身影却如一把利剑般岿然不动，静静俯视着台下的臣民，仿佛这天下都在他股掌之间。

大臣们开始行礼，秦颜适时收回目光，在众多宫人的簇拥下踏上石阶，头上的

金风步摇很沉，金翠拍打的叮当声一直在耳边响起，她将腰挺得更直，一步一前，走得极稳，逶迤及地的裙摆在大理石的台阶上拖行，渐渐接近那个人所站立的位置。

终于踏完最后一层台阶，秦颜拂衣而立，在李绩伸出手时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交付于他，那是一双并不温暖的手，却十分坚忍，秦颜还未来得及细细感受，司礼监已经在李绩的示意下，开始漫长而又繁复的封后大典。

是夜，秦颜听到殿外传来的更鼓之声，心里默默数了数，已是三更天了，人语丝竹之声渐渐沉寂下来，终于不能再闻。

宫殿的四角摆放着精心修剪的鲜花，袅袅清香中，秦颜双手交叠，端正地坐在绣满金龙飞凤的床榻之上，这姿势坚持得有些时候，头上沉重的凤冠压得秦颜脖子微微发酸，但想到这是饮烟一针一线替她重新穿好的，便不再抱怨，依旧专注地望着眼前鲜红的头帕安静等待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偌大的寝室中光华暗了暗，秦颜算计着，该有宫人进来换烛火了。

如此想着，突然传来殿门被推开的声音，宫殿深旷，这一声在深夜里极为清晰，连秦颜也不禁微惊了一下。她不能动，只是微侧了头，望着殿门的方向，眼前有重重帷幔通天落地，将内厅与大殿隔开了。许是殿门大开，晚风灌入，那纱帘一时间四处飞散，状如轻烟，缭绕间，透出一道颀长身影，静立在重帘之外。

秦颜猜错了，来的不是宫人，是她的夫君，当朝天子李绩。

哐当一声，门被人阖上，秦颜听到衣带错落的声音，穿过九重纱幕，一点一点近了。无声的压力伴随着沉稳的步伐声，踩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，让她开始觉得口干舌燥，心口跳动得厉害，隐匿在宽袖下的手指也不禁蜷缩在一起。终于走到了面前，不动，秦颜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只闻到对方身上透出的酒香，心知他一定喝了不少酒，即使这样，属于君王的威慑力也并未减少半分。

“皇后……”

头顶突然有声音传来，低沉模糊，那声呼唤似乎就呵在自己的耳边。秦颜微惊，衣袖过处带起一阵微风，头顶的红帕突然被人掀起，轻纱烛影刹那摇曳如梭，她下意识地抬头，眼中惊疑的神色甚至还来不及散去，逆光下，只见来人的面目在烛光摇曳下晦涩不明，眉目间透着疏离和冷峻。

此刻他虽除去了冕冠，但依然是一身盛装，重服繁饰。探下身子时，环佩齐倾，酒香混合着熏衣用的叶合香扑面而来。秦颜眼前一暗，恍然看到了他的眼神，几分幽邃，几分朦胧，夹杂着冷静自持，快得让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

“你与秦鸿有几分相似。”李绩忽然说道，一边为她取下了头上的九龙四凤冠，将它搁置在桌边。

秦颜顺从地任李绩为自己取下头冠，只是在他将后冠放在桌上时，想到父亲为自己加冠的情形，戎马一生，从来都只是执刃杀敌的手，十分笨拙地帮她整好头冠，那手指粗糙，擦过脸颊时颤抖得令人心惊。

秦颜从思绪中回过神来，见李绩正直直地看着自己，于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身下锦绣成堆的裙摆，自己此刻华衣精妆，又怎会像一个男子呢？

李绩身影一动，已经坐到了她身边，声音低沉道：“你不言不语的样子与他最像，第一次宣他上殿时便是这样的神情，朕坐在大殿上与他隔了很远，就觉得此人冷淡漠然得很，朕还道他无非是读了两三年圣贤书，自以为是将门之后便狂得目中无人，想着挫了他的锐气也好，便只让他随杨延辉做了个幕僚，没想到一路东征西讨，却是个不世之才，可惜……”

秦颜嘴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有作声。

李绩望着秦颜，半晌才道：“你是一个聪慧的女子，想必也该知道，我对你并无半分情意，你会不会怪朕？”

不等秦颜回答，他咳了两下，眼神湿润，微眯着，终于露出一些与之年龄相符的神态，倒显得可亲许多，只是平时或许修身律己甚严，连醉酒也没显出多大失态。秦颜见他脚步杂乱，知他醉得厉害，于是伸手去扶，没想到他径自扶着床檐倒了下去，神色间仿佛十分难受。

秦颜上前将李绩安置好，为他除去一身的环佩，见他似乎不再那么难受了，拿过一旁的被子替他盖好。她怔怔地看着他的睡颜，此刻他安静地躺着，没有了醒时凌厉的气势，显得眉目如画，容颜清冷，是个极俊美的男子，只是睡时神态也未见轻松，眉宇间还残留着惯有的威严。

“我不怪。”

视线扫过桌台上宫人为他们准备的合卺酒，秦颜垂首低叹一声，几不可闻。

秦颜想过许多种情形，唯独没有想到他会说起“秦鸿”这个名字，她是知道的，他不是死在战场上，送他回来的将士们说，回程时伤重不治，留在了半路，被人送回了他的故乡。

想着想着，烛火噗的一声灭了，空阔的大殿瞬间被黑暗笼罩，仿佛久沐阳光的人突然进入了阴暗的角落，秦颜在黑暗中静立了片刻，终于能看清楚一点事物的轮廓，她僵硬着探出手摸索床榻，将李绩翻出被外的手小心地放回去，再替他掖好被角，做完这些后，她倚靠床檐望着虚空出神，白日的疲惫缓缓袭来，终于令她沉沉睡去。

无声夜幕中，李绩悄然睁眼，目光清寂而冷漠。